

* 第三冊



中國當代 散文大展

1970~1975

黃勁連編選 ● 大漢叢書 ④

中國當代散文大展

* 第三冊

* 黃勁連編選 / 大漢叢書 ④

* 大漢出版社出版



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大漢叢書、④

中國當代散文大展 第三冊

編者／黃進蓮

校對／林淇瀾

封面設計／楊國台

作家畫像／盧亮光

出版者／大漢出版者

電話／(02) 3416064 劃撥／105963

地址／台北市師大路200號二樓

發行者／德華出版者

電話／(02) 3416064 劃撥／102899

地址／台北市師大路200號二樓

印刷者／現太印刷公司

定價／120元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320號

初版／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月

十六版／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

• 本書若有缺頁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。

序

楊牧

新文學到了六十年代初期，確定了一種風貌特殊的詩歌，謂「現代詩」。據我的觀察，近二十年來其特別優異的現代詩。其有可能傳諸後世的現代詩，通常並不是因為它的「現代」云爾如何有別於「古代」，或它的基本旨意如何落落與古代文學精神冥合；其有可能傳諸後世的，似乎是那些帶有繼承傳統意識，能够自古典中脫胎，迂迴創生的少數作品。

論如此，散文想當亦如此。可怪的是這些年來，還沒有人真正提倡「現代散文」的定名，雖然很多人都知道今天的散文和二十年前的散文頗不相同。大概寫詩的人既是萬物的命名者，自不能不急先爲他自己的創作命名，所以近二十年的討論辯駁，捍衛反抗，詩人們終於同意用「現代詩」三字爲他們的創作命名。它已經獲取了一種定義，有心人盡知現代詩之爲物，不論你喜不喜歡它，現代詩就是這個樣子，它是要生長繁殖的。

現代散文到底是甚麼？我以爲現代散文的形式至少具有以下幾個特點。第一，它承認白話文的藝術潛力。因爲它肯定白話文是可靠的，它以白話文爲基礎，不再佞求絕對文言文所達到的那種值得艷羨又難以超越的典雅華麗。第二，它雖不佞求絕對文言文的典雅華麗，它却未能忘懷文言文的好處，因此，現代散文不乏古代散文的陰影靈像，此不僅是於表面的語言文字，亦見於肌理的章法結構。第三，它不只文白夾雜而已，因爲文白夾雜的散文巔峯兩百年前已經被曹雪芹走到了，我們再如何努力，也只能步他後塵而已；所以現代散文應該比曹雪芹的散文更放縱，它甚至還勇於接受歐西散文的語法和佈局。至於現代散文的內容，其觸及面，不容懷疑，乃是極爲廣大的，有時乍看彷彿它已經逸出了古典散文所能够涵蓋的世界，然而進一步探討，也未必如此。我還是認爲陽光之下，絕無新事，文學的主題是有限的。你能够在表現方法上（所謂「形式」）突破，可是要想在主題意念上（所謂「內容」）發明，却是近乎不可能的。

難者或曰：古人總不能用文言文寫「現代感覺」吧？古人確實無力寫我們現代的感覺，可是古人也有他當下現代的感覺，那個感覺，對他而言，也是千真萬確地現代的。對於王充的同輩而

言，「論衡」寫的即是絕對現代的感覺；對於山濤而言，稽康的絕交書亦復如此，對於李賀的敵人們而言，韓愈的「諱辯」是；對於王安石而言，蘇軾的上皇帝書也是；反之，對蘇軾而言，王安石的變法策論也充滿了令人深深激動的現代感覺。其後的李卓吾，袁中郎，張宗子，王船山，梁啟超，雖然各人筆路不同，他們的散文所記所敘者，也都是圓滿飽和有血有淚的現代感覺。實言之，時間雖然是綿亘不可分割的，歷史却必需分期，每一個時代都是新的，現代的，因為它所相對的是過去，不是未來；每一個時代的人都以為他的時代正在加速度進步，在「現代化」，這也因爲他們看得到過去，看不到未來。

現代散文令我們喜悅的是文字章法的改造，以強烈再生的面貌重覆數千年散文傳統裏未嘗稍衰的感情和思想。文字和章法的改造成功的時候，新穎的感性乃告開發。我們或許可以承認，雖然文學的主題不得翻新發明，人類的感性却可以拓展加深。當我們重覆傳統裏一再出現的主題，我們抱著一個信心，我們必能爲那主題提供更深刻的了解，和更廣大的詮釋。所有嚴肅的「現代文學」作者都抱著這個信心，初不僅散文作者如此。文學之所以不死，之所以形成一種傳統，甚

至形成一種介入的力量，其故在此。

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臺北

目錄

中國當代散文大展

第三冊 / 黃勁連 編選

封面封底設計及美術構成 / 楊國台

作家畫像 / 盧亮光

723

陳寧貴作品

713

陳晴沙作品

697

陳慧樺作品

690

陳芳明作品

679

陳之藩作品

671

張曉風作品

序
(楊牧)



808

琦君作品

787

管管作品

774

葉維廉作品

16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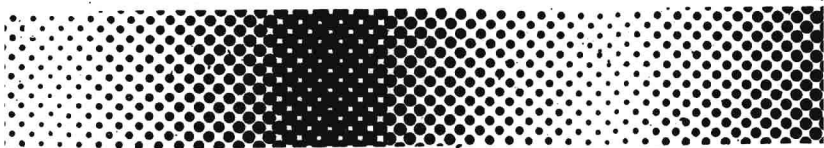
梵靈作品

747

黃政忠作品

731

黃郁銓作品



894

溫任平作品

885

楊青矗作品

864

楊牧作品

8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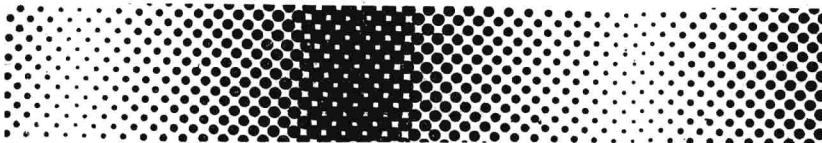
遠耀東作品

843

渡也作品

830

翔翎作品



972

蕭白作品

956

鄭傑光作品

941

鄭明嫻作品

9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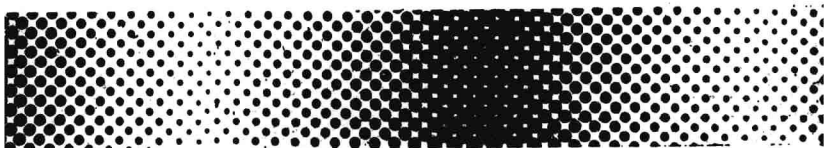
鄧文來作品

927

聞璟作品

911

溫瑞安作品



1014

謝秀宗作品

1029

羅維明作品

跋（黃勁連）

張曉風作品

張曉風 的作品





張曉風。江蘇銅山人。一九四一年生。現任教
東吳大學中文系。著有短篇小說集「哭牆」散
文集「地毯的那一端」「給你瑩瑩」「愁鄉石
」「黑紗」等。

詠物篇

曉風

柳

所有的樹都是用「點」畫成的，只有柳，是用「線」畫成的。

別的樹總有花、或者果實，只有柳，茫然地散出些沒有用處的白絮。

別的樹是密碼緊排的電文，只有柳，是疏落的結繩記事。

別的樹適於插花或裝飾，只有柳，適於瀟灑的折柳送別。

柳差不多已經落伍了，柳差不多已經老朽了：柳什麼適用價值都沒有——除了美。柳樹不是匠人的樹，它是詩人的樹，情人的樹。柳是愈來愈少了，我每次看到一棵柳都會神經緊張的屏息凝視——我怕我有一天會忘記柳。我怕我有一天讀到白居易的「何處未春先有思，御條無力魏王堤」或是韋莊的「晴煙漠漠柳毵毵」竟必須去翻字典。

柳樹從來不能造成森林，它注定是堤岸上的植物，而有些事，翻字典也是沒用的，怎麼的注釋才使我們了解蘇堤的柳，在江南的二月天梳理着春風，隋堤的柳怎樣茂美如堆煙砌玉的重重簾幕。

柳絲縷子慣於伸入水中，去糾纏水中安靜的雲影和月光。它常常巧妙地逮着一枚完整的水月，手法比李白要高妙多了。

春柳的柔條上暗藏着無數叫做「青眼」的葉蕾，那些眼隨興一張，便噴出幾脈綠葉，不幾天，所有穀粒般的青眼都拆開了。有人懷疑彩虹的根脚下有寶石，我却總懷疑柳樹根下有翡翠——不然，叫柳樹去那裏吸收那麼多純淨的碧綠呢？

木棉花

所有開花的樹看來都該是女性的，只有木棉花是男性的。

木棉樹又乾又皺，不知爲什麼，它竟結出那麼雪白柔軟的木棉，並且以一種不可思議的優美風度，緩緩地自枝頭飄落。木棉花大得駭人，是一種耀眼的橘紅色；開的時候連一片葉子的襯托都不要，像一碗紅麴酒，斟在粗陶碗裏，火烈烈地，有一種不講理的架勢，却很美。

樹枝也許是乾得狠了，根根都麻繃着，像一隻曲張的手——肱是乾的、臂是乾的、連手肘、手腕、手指頭和手指甲都是乾的——向天空討求着什麼，撕抓些什麼。而乾到極點時，樹枝爆開了，木棉花幾乎就像是從乾裂的傷口裏吐出來的火焰。

木棉花常常長得極高，那年在廣州初見木棉樹，不知是不是因爲自己年紀特別小，總覺得那是全世界最高的一種樹了，廣東人叫它英雄樹。初夏的公園裏，我們疲於奔命地去接拾那些新落的木棉，也許幾丈高的樹對我們是太高了些，竟覺得每團木棉都是晴空上折翼的雲。

木棉落後，木棉樹的葉子便逐日濃密起來，木棉樹終於變得平凡了，大家都都安下一顆心，至少在明春以前，在綠葉的掩護下，它不會再暴露那種讓人焦灼的奇異的美了。

流蘇與詩經

三月裏的一個早晨，我到臺大去聽演講，講的是「詞與畫」。

聽完演講，我穿過滿屋子的「權威」，匆匆走出，驚訝於十一點的陽光柔美得那樣無缺無憾——但也許完美也是一種缺憾，竟至讓人憂愁起來。

而方才幻燈片上的山水忽然之間都遙遠了那些樹，那些畫紙，顏色都黯淡如一盒久置的香粉。只有眼前的景緻那樣真切地逼來，直把我逼到一棵開滿小白花的樹前，一個植物系的女孩子走過，對我說：「這花，叫流蘇。」

那花極纖細，連香氣也是纖細的，風一過，地上就添了一層纖纖細細的白，但不知怎的，樹上的花却也不見少。對一切單薄柔弱的美我都心疼着，總擔心他們在下一秒鐘就不存在了，匆忙的校園裏，誰肯爲那些粉簌簌的小花駐足呢？

我不太喜歡「流蘇」這個名字，聽來彷彿那些花都是垂掛着的，其實那些花全都向上開着，每一朵都開成輕揚上舉的十字形——我喜歡十字花科的花，那樣簡單地交叉的四個瓣，每一瓣之間都是最規矩的九十度，有一種古樸誠懇的美——像一部四言的詩經。

如果要我給那棵花樹取一個名字，我就要叫它詩經，它有一樹美麗的四言。